222.03
Si 317
W
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史記菁華錄

卷四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222.03
Si317
46.3.22
85809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如傳只完璧會澠池二事其末綴以秦廉頗者直為合傳地也故文亦以和氏璧直敘起更不細列相如他事此自一家體製也今人立一小傳輒牽扯支蔓不已及細視之又無一事着精神蓋史學之不講也久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伏廉頗相如故賤人之語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直起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十五城豈無地名欺謾如鏡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揷廉頗好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以五句約略當日謀議之端不寫入某甲口中最得神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是又一議也不與上文連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此爲

原敘法若入拙手必先實敘一曰君何以知燕王語曲事在前累筆滯機相去遠矣折甚多敘得明了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臣幸於趙王此段見其習謀之遠故燕王欲結於君一句一境一境一轉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此段見其勇決之情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此寺人具眼如此相如之屈身也亦宜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

孟氏之言曰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興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之故而興兵搆怨雌雄未知縱使趙王抱璧以殉亦何與社稷至計相如而果爲趙謀宜正謝秦曰和氏璧玩好之資匹夫之好也君乃捐土地以易無用之具當不其然寡君勿敢從命度秦亦無以强也今乃既予之而復詐歸之亦策士之權宜非老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强而趙弱不可不許先定欲予欲勿予之議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諸大臣但計利害相如提出曲直來此便得養勇根本兩言而決眞爲善謀王曰誰可使者此召相如正意相如却問在後好王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料得破把得定行得徹說得快大奇大奇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歲之碩畫矣

歲閒熱半日色不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却目光炯然并洞見秦王肺腑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請指示急智妙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先須以氣奪之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再借勢直決其詐以悉破之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後以樸忠動之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先伏此筆蓋相如之意只欲完璧歸趙也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終乃極言

秦王既齋戒具禮其勢固不得不予銷城渠意不過以爲寄焉而已今曰予之他日復命一將重出咸陽固可還其故物也且相如前既云寧許秦以負秦曲今秦齋宿按圖而趙已

敬順以悅之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要他齋戒意亦先說在前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方說到本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并說明倘柱之故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光景甚妙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畫得逼現然十五城交割自不應草草如此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此度字仍從秦王傳示美人及左右一片泄泄光景想來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言至此相如主意久定秦必無得璧之理矣趙王送

懷璧私逝玩弄大國於股掌之上曲仍在趙不在秦也總之相如奉使之日已將完璧歸趙徹底筭盡故百般騰挪總以必信其言為主然則相如者誠堅忍强果之士而其于謀國之方先儒或謂為天幸良不誣也

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此度字全在頃刻間辭氣容貌之間攝伏之故倚柱欲以自信其言於睨柱之時多少英氣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此度字則相如徒相如至謂秦趙王事雖奇特而當日情事恐不盡然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于庭引趙使者藺相如加趙使者三字是牆傳語即設九賓禮之一節也王曰秦自繆公以來開口第一句最得勢得情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强而趙弱以已事為成案妙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語中情理蓋前之所以必得其人而使者只欲伸此語耳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先抽開一身之計方見斬截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但令其計議割地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烏得絕倒想此時眞是哭不得笑不得只一嘻字傳神極矣或以怒解之誤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轉機亦捷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只帶說所謂强顏以自解

人臣謀國只是致身二字看得明白即智勇皆從此生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玩相如完璧歸趙一語當奉使時已自分璧完而身碎璧歸趙而身不與之俱歸矣此時安身庭見若有絲毫冀倖之情即一字說不出看其侃侃數言有倫有脊故知其明于致

身之義者也
秦王轉機甚捷早已不復從璧起見左右欲引相如蓋猶視乎數將也

此合傳也廉藺之後又附趙李諸人然以廉頗起以廉頗結廉固三人之綱矣廉趙李皆武臣惟相如為上卿乃相如二事皆爭勝于口舌之間而於相如傳中特將立太子以絶秦望

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卽借九賓大禮以禮相如故加廷見畢禮四字）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結過一重）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憑空蹴起隨手抹倒正爲相如脫穎耳）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自是詐詭若無相如事未可知）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弱以國言怯以人言）趙王遂行（串二人有法）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相如從廉頗送至境（二人或分或合）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此大臣作略也囑敘在廉將軍口中則廉亦豈一武夫已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先壯相如之氣）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秦人作用好笑）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不過欲當場書一令字爲勝趙一籌計不覺遂同婢妾詬詐伎倆）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寫成一笑明明奚落夷人不解瑟耳詞氣又緩）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其勢實壯）秦王不肯擊（鏖何難一擊之則勝着又虛矣絶倒）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反言刦刺

議屬之廉頗則廉將軍之爲社稷臣加于相如一等明矣史公好奇而有奇識詳蘭以著其奇右廉以見其識于秋良史之才豈偶然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之事也度亦一時猝辦語但其勢實壯眞不可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不可無此一筆不然則情事不周匝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苦甚比之從容鼓瑟者愈出醜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以爲字對令字正復相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不復成體面矣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咸陽秦都也都城可請則秦不國矣妙語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須知此語從秦王意中寫出來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無此一着便成兒戲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鬬出柔廉頗一段秦伐韓軍於閼與從趙地進

為將者之品有大將有戰將廉頗識略高深能持重而不利于剽疾有大將之才而或不足于戰將之用趙奢自是戰將至其納許歷之言而又能表章出之亦有大將之度者矣

凡事特患見不破耳趙奢將勇者勝一言已看定閼與之戰只在着氣然而矢石所交風雲變色讙呼所及屋瓦皆飛已即不搖

兵伐韓王召廉頗而問曰插廉頗有意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持重好頗大將非戰將也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引二人以頗爲主側筆有法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亦同此語妙辟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提出本領只是養氣一法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中有定見只要靜鎮惟恐氣壹則動志也此有大見識特寫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一事以見其靜鎮之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爲許歷事作反襯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所謂實此渲染法

能保此于萬人之耳目心志不潰然而散乎堅壁二句疾趨兩日其心中眼中不復有絲毫利害之惑是真有得于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之旨者也戰為聖人之所慎豈細故哉馬服君于是乎不可及矣

許歷一段叙得狡獪只是窺得趙奢依用破歷之言即奢之言也如謂奢見不及此則此行無歷奢遂不能集事耶必無之理矣

靜如處女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只此已足妙在更不教以他語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一番大喜氣已浮動不可制矣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閒與非趙地也大言妙趙奢既已遣秦閒緊接善食句捷甚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所謂動若脫兎令善射者去閒與五十里而軍此句後無所應必邀其歸路而擊之所以獲全勝也此句頓住下別插許歷二段語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活動得妙許歷此夾敘體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惟此人能窺破趙奢養氣作用一語便道着奇士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衝突不動不然必敗趙

奢曰請受令恭遜得妙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胥待也含耶鄲耶鄲二字似直糊得妙耶鄲二字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得地利以鼓勇氣建勢易為功也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此句直接前悉甲而至句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只是以氣勝之無他謬巧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結案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總結如椽之筆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能知必死而直蹈之則勇氣自振凡人不能勇者只是冀倖不

死耳然倖生者顧未必生而自分必死非死者難也者終或不果死也此贊但發明此義

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四人合傳

贊止相如史公好奇之過也

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合傳同時同國各見其奇與他傳牽連而書者不同故傳中多作羅紋體而敘廉頗事則加勒敘相如事則獨贍一以爲諸子之綱維一以見恢奇之絶軌也以余觀之則皆朝不及夕一切苟且以圖存之計焉耳葢相如以一璧之故一擊缶之微樽俎折衝以犢觸虎其得免也亦云倖矣及其歸也不聞昌言碩畫以爲善後之圖則忼慨趣湯五步濺血此技可長恃乎李牧趙者一將之用有餘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秦人或稍憚焉而朝廷大計則非其所知惟廉將軍沈毅深遠而一生無大奇節史公著筆頗輕及乎晚節被讒一不得當而猶有思用趙人之語夫鍾儀既縶猶鼓南音范叔西遊無忘邱墓廉將軍於此退

哉弗可及已而惜乎趙之不終其用也史公嗜奇所取者在藺不在廉故文之工贍者亦在此不在彼而余之選録則專以其人也因廉傳不採故附論之于此以著四子之優劣云

上官大夫雖妬屈原而憲令之造既出王使則即奪之當無以冒其能也總之小人之一念動于惡忿肆妄誕必至破壞他人能事而後已雖已亦

屈原　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全傳眼目）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總綱）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跟明于治亂句）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跟嫺於辭令句）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勢逼而爭然其能不及則又難與爭也一句合二意）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斬尚）見而欲奪之（小人無狀至此）屈平不與（亦染習氣）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切中庸主之忌）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此三句乃注明

不能自曉也

離騷開口便呼皇考伯庸後又指九天以為正是呼天呼父母之實証也再轉出蓋自怨生句來然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以為怨慕不與此文相表裡乎舉于秋血性文章而歸之于忠孝此傳實離騷之弁序不僅左徒之行狀而已也

所以衆莫不知之故上怒而跡屈平只是疏而不任未奪其位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就王聽讒諂之蔽明也就上官行讒言于王言邪曲之害公也就上官害己之能言方正之不容也就己之見疏言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逆作離騷者猶離憂也頓開局勢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離騷如此洋洋巨篇只以呼天呼父母五字罩之忠孝之志所以千古為昭史公眼光爍破天下如此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已上言騷之所由作已下言騷之體制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三句從明于治亂來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六句從嫻于辭令來以下申言其文之潔芳悱惻而極贊其蓄志之超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拈志字精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遙接

既以楚之存亡係于原傳則楚事不得不叙然不得喧賓奪主也看其叙事匆匆得妙

王怒而疏之案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合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如餌小兒可悲可恨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如謔販傭更可悲可恨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所失反不止六百里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此上通為一大段只屈平既絀屈平既疏二句始終關照是主句餘皆襯起本傳非正文也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知楚未可卒滅秦之玩弄諸侯極矣尤可悲可恨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角力拳勇之夫一交手後看破伎倆全不以為意矣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引歸正傳不復在位使於齊七字作一句讀使齊即不在位非貶斥也只是疏遠之意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何故又悔總是昏極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極匆匆又未嘗不明晝時秦昭王與

此上又一段是淮王入秦不反公案前段屈平語在後此段屈平語在前中變化法

楚婚陡然復起一頭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屈平之言亦不必極痛切稚子之言亦不必甚鋒鋩而行問字裏無人不瞥然親見屈平之冷落無聊者所以妙也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不直不必言懷王之受辱亦豈足惜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只須據事直書而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兩句合見屈平之怨直雖放流睠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舉國之公憤

吾讀書者取其意而遺其詞今史公每揷一段論斷聚離騷讀之即處處有吻合之妙予故曰此離騷之弁序也

楚懷雖在愚之主然其始本能寵有屈平則亦不可謂之不知人也惟其一念之欲自見其才而掩人之善以爲已有遂致爲宵小所窺而巧以中之然屈大夫於此殆亦不無文人胥氣矜惜已美而不肯假借容亦有之此正不解夫隨流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仍入離騷文理匝密情味悠揚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千古善讀書人語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語勢纏綿醉肖騷矣人君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國以自佐特揷入一段議論只此段是史公自發感嘆不得概將前文例之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千古痼疾一筆點破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古本作剉地削亡其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揚波餔糟啜醨之理者也雖然以屈子之賢夫豈不知正以狷潔之性必不能少貶耳故自撰漁父辭懷沙賦以明本志史公獨摘此二文以終本傳真讀書論世之巨眼也

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引一筆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遙接屈平既嫉之段此句是篇中第一奇筆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始斥而放之乃作懷沙之賦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一段終屈原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一段并終楚與篇首楚之同姓也句關合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此傳過文獨有味外味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本傳前半拈出志字意正如此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從長沙賦中看出即歷九州而相君等句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即以賈破賈知弔屈原賦亦有爲之言也

屈靈均千古潔人也觀其離騷九歌九章撰著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人香草觸手芬馥何處不滋蘭九畹而樹蕙百畝
哉史遷之知靈均只在於至潔中見其一片血性
而其狷介無憀之況俱於言外見之本作離騷序
言而即移爲左徒傳贊耳當與莊叟天下篇及史
記自序篇參覽斯得其旨

荆卿刻于刺客爲燕太子丹也不得不以燕爲主然其游歷諸國遍交賢豪各有奇特可紀處又不忍割棄不寫看其從齊衛捕入而之燕三字以定其名隨後遥叙游衛游榆次游邯鄲三段因以餘至燕一語遥接方寫燕市淋漓與致又隨添所游諸侯三句復以其之燕三字收還斜路之

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備敘履歷固見鄭重然兩名兼載正欲插而之燕三字耳荆卿好讀書擊劍占身分語以術說衛元君劍術耶縱横之術耶一荆卿豈足係衛之存亡史公痛惜其無成故偏作爾許身分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此二段皆極寫荆軻摧剛爲柔又似重之又似惜之其妙乃在筆墨之外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

密極盡經營固不得以史公藉國策為藍本而專摘其刺秦王一段也今特錄前後史公叙傳本文凡國策所有者不復著云

蓋聶蓋劍客之才者此段原爲篇末擊劍不中而伏而後乃獨引魯勾踐之言正見二段同意也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寫英雄心目凜凜字法妙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士不遇知己徙死無益兩番逃去直與淮陰俛出跨下同意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此時方獲同調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一段酣暢淋漓之極酒酣以往字法沉醲可味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一生忼慨發洩殆盡不但樂時暢遂

荆卿之有高漸離猶聶政之有姊勞也大夫天為知己者死一腔熱血本求表暴于天下而無如荆卿之于太子丹疎莽猜嫌實等不得知己七尺之軀浪付豎子殊為可惜故當時

也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四字雅絕然其爲人沉深好書複應好書加以沉深身分高絕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拓一筆其之燕即收轉燕之處士田光先生高撻田光正是極子荆卿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有深志匿作於宋子地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忍不住露頴尋常語令人墮淚故奇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妙語苦心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以上爲一節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若不得高生一番奇烈荆之減價良不出也酒酣歌泣托以于秋豈徒然哉

時高生當日向誰道之而史公偏能代道其肺腑中語妙甚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以上爲一節寫擊筑客無不流涕而去者燕市流離久不隕此涕矣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祖龍頗亦不俗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以上爲一節是得見始皇稍益近之漸寫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之由得情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即扑殺此不爲虀粉耶舍生之節大爲荆卿增重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國策荆軻刺秦王一篇文章固妙絶千古然其寫荆軻處可議實多如聶政尚不肯輕受嚴仲子百金之餽而軻則早恣享燕太子車騎美女之奉一也聶政恐多人語泄獨行仗劍至韓而軻則既必待吾客與俱又且白衣祖餞擊筑悲歌豈不慮事機敗露二也聶政抉面屠腸自滅形迹軻乃箕踞呼罵明道出欲生刼報太子丹之語三也至以虎狼之秦而欲希風曹沫約契不渝其愚狂無識更不足道矣史公想愛其文之奇又不可妄爲點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故特於前後自出手眼寫得荆卿沉深儒雅迥絶恒流并高漸離隱約精靈雙峙千古遂使其疎莽無成處俱藏却許多疑案令人不忍多訾矣此其筆力迷離獨有超解軻得此庶幾不枉此一死也今人誦國策多置史傳始末又安見古人之深意哉

張耳陳餘列傳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本名徹以武帝諱易通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蒯通明於事機與戰國傾危之士絶異矣口弔賀並至善干發動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明其前之得罪于咸陽父老子弟法實使然雖爲作周旋語然亦非强飾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寫得滿眼冤頭債主不由人不動心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極其明劃無二語欺范陽令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必傳刃而

如此人方可謂之排難解紛
史記文密而實奇横國策文幼而實奇乎監筆經自然要關天分此段最似國策若其為范陽令及武信君謀片語之間免却于里兵戈慘禍文在魯連之上品居王蠋之前

後得為慈孝故云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宾轉機逼滿武信君兵且至即趙王武臣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徒然取死實無益於忠節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妙在投身相為若空空令之降濟得甚事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起法與前同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文勢葱蘢郁秀然與史記誅宕自別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更不支蔓單刀直入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非罵范陽令正見滔滔皆是此其所以不待戰而千里可定也畏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事何嘗不爾君何不齊臣說來如指上螺紋細細可辨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三句即前段而畏死二句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極蘢葱郁秀之致寫來妙絶與其懸鼎鑊以狥何如懸華袞而掛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從此遂復立趙國）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武臣方與餘耳畧定燕界）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要知求之愈急雖盡與趙地猶未必歸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不可嚮邇妙）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以兩賢所患而養卒易言之接手入神）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通盤算到之語）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爲得妙若與笑者辨折一語便不見奇走字妙）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若待燕將先問便不奇問燕將甚妙）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先布此着妙）燕將

（養卒之論事勢明透已極蓋深知武臣之不足事而見張陳之必非人下者也此段語張陳固不欲人道破然即謂此時名爲求主實欲燕殺之則殊未必然蓋此時果欲燕之殺武臣便當鼓行而前決一死戰則趙王必危乃殺十餘使而未敢興兵正其投鼠忌器之私策耳俱養卒歸王而不聞特賞則未必不以其道破隱情而）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然後敢槩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一笑字從容之極此是謝舍中時成竹也）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三人總提便不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豈訶燕將哉但求王時想不到此耳）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此等宕筆史記天生妙筆）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守法）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目光如炬而口齒伶俐之極）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勢以國言時以人言）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怠之也即謂欲殺趙王亦未為逆說已甚

立此三語則未必果然燕果殺之則分趙自立誠何待論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一左提右挈也而責殺王之罪也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應載歸趣極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自將伐匈奴解圍歸趙王耳子敖高祖壻朝夕祖韝蔽祖而割牲韝蔽所以約袖而捧盤匜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隆準公善罵常以此失功臣意實是亭長惡習始與高祖不足為佳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等夷可知生平為氣寫得勃然乃怒曰吾王孱主也先自怒後說王有情景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玩此二語益見平昔等夷

張敖固無反謀然而人臣之義將則必誅貫高謀叛激於禮貌之微罪固當死敖為人臣而隱忍保奸借使其事竟成敖得不慊然南面平為敖者力能誅高則誅之不能則告之高祖方是純白心事為人臣者所以不可不知春秋之義也

不肯相服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高祖字皆設姑仍之請為王殺之不濟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張敖固好人然恨處不小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語甚鄭重願君無復出口惟甚懷甚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此何事而同事者多于十人舊謀者餘于一歲豈有不敗之理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汚王為乎語氣極忼慨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眞有定力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又過年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此語無古奥遂多謬解蓋供刺客于柏人

高祖賜婁敬姓劉而云婁者乃劉也于柏人心動則云柏人者迫於人也粗糙杜撰可哂亦可愛小處傳神三麗欲活矣

縣之要路館驛以待之置驛舍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趣甚警甚不宿而去有天命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出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如聞其聲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提出題目乃檻車膠致膠固也乃防護嚴密之意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疑此句與字當作之字蓋貫高首爲怨家所告亦當逮治何待髡鉗從王孟舒等自是貫高之客耳皆自髡鉗爲王家奴

貫高固叛人然身爲張耳故客其視高祖等夷耳天下初定逐鹿未忘老驥雄心不能忍辱與他人作逆者殊科況其立節張敖亦是跖犬吠堯常理不當槩以叛目之

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久要不忘是眞俠士吏治榜笞數千刺刻身無可擊者總言酷刑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忽插此段文章所以得疎宕也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呂后不能回而囚能固之益見貫高義烈動人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眞主啟口培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者也泄公亦難得方治反獄時親友惟恐波及誰肯爲之游揚者亦可見端友之從其類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寫得慘苦激昂令人淚落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

漢法至重韓信彭越開國元功皆以莫須有之獄並至夷族貫高親謀弑逆其客亦均為當援乃以能立然諾之故嗟賞貫赦富貴蟬聯高祖固有過人之度而張敖所以保全者亦不無陰持其重之勢篇中始載呂后之數言終指魯元之故亦言外微旨非漫然之筆也

張敖知貫高謀不早發覺得免死幸矣乃猶爵以列侯非法也故特以尚魯元故冠之

若如平生驩與語所謂以私問也以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可泣鬼神可感金石不得以其叛人而少之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透其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一語所該甚多古健絕倫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難得高祖能立然諾品題無盜美使泄公具告之曰鄭重妙蓋下八個字乃張王已出因赦貫檃括大旨其言甚多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生動泄公曰然泄公曰特加一泄公曰以致其鄭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重之意妙絕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特照定前十餘人爭自到句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無此不成抗慨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史公極得意語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高祖鼓舞一世處甚奇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人歷四朝則其子孫之所以不失富貴者不關張王事矣乃猶冠以張王客史公好奇如此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

非天下俊傑一語直貫全傳始末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以客之故

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無利則好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利至則爭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

相倍之戾也誠字戾字天地懸隔對看得妙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

賓客雖盛收得完足所由始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蓄意深遠

張陳初起之時秦募購之耳以千金餘以五百及

其後餘死泜水之南耳王常山之北一不能保其

首領一旦利及苗裔然則鄉評月旦久判低昂而

敵國徵求因分貴賤餘之見殺殆不必耳能殺之

盡人而能殺之也考鉅鹿之圍張敖以子赴父之

難亦且按甲徘徊似未可以不救深責陳餘張耳

於陳餘解綬之際引佩不辭致成大隙耳亦稍負

餘矣雖然信陵之兵符未竊原欲赴邯鄲俱亡魏

其之觸網無辭義不令仲孺獨死此中耿耿餘或

者未之前聞向使趙果燼於章邯不知餘何以處

此末特附一不侵然諾之貫高未必不爲彼刎頸

交痛下一劄也

淮陰侯乃史公所痛惜者觀其起處詳爲貧時落魄景況遂與孟子將降大任一節一樣揣度其意中固以漢初第一人目之○淮陰雖爲列侯未嘗之國勒居私第奉朝語而已蓋因其爲淮陰人故以邑名表之蓋見謀叛之爲冤獄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此一行虛寫却將下數實事槩括于此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漢初將相中第一人其落魄無憀亦是第一細寫將來涕笑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交集常與戛羹乃晨炊蓐食蓐食者亟食耳不知作牀蓐謬解食時患之可與戛羹同傳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蓋久知之至是則不得不怒耳豈是謀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一此可憐信釣於城下食耶見字深甚非終漂之事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一見可了也飯信竟漂

吾必有以重報母前怒今喜其可憐一也前絶去今圖報其無謬一也母怒曰以一怒激揚其委頓之氣勝于援桴而鼓之大非凡品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居中少年有侮信者前一段極寫無憀此一段深明沉毅意各有在不可一例看去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惡詘往衆辱之加衆辱之方往然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彼直以捎命爲勇於是信孰視之一片沉毅在熟視二字非復向日爲一饑飽輕喜輕怒故態矣須參須參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塵仝下無所知名既已出頭却復連連跌蹶如此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

或謂以淮陰之才豈無良禽擇木之智當項梁未起時六國紛紛復立信既可依泗廣輩以免饑其即沛公入關約法三章秦民頷手之時亦可棄羽爭漢矣而信皆不出此至廡下無成連教坐法機緣稍格便已無身得毋其自謀者固拙乎余以爲信之二子謀天下而拙于謀身者在成功身退之後而不在未遇之前蓋未遇之

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早伏登壇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亦計無復之未必先有擇木之意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臨末又遭一大蹶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寫成成就之艱如此險絶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淮陰傳開首第一語滕公奇其言壯其貌滕公夏侯嬰其首第一語滕知信又在蕭何前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一頓住爲下一段領頭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先伏一筆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以入蜀無東歸望故亡信度何等已數言上等字該滕公在內去上不我用即亡何

前落魄無聊動而獲咎是有天焉非人之所可為也至於後車囚廢私第閒居不為亦松遊亦可效平陽飲耳乃猶羞伍絳灌諸將多多卒至長樂鐘前受誅兒女一身瓦裂三族誅夷謂非自謀之至拙者乎嗟乎蓋亦有天焉信亦無如之何矣

聞信亡不及以聞作意妙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二語不接寫得妙蓋如失左右手是愛惜之極並非怒也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傳神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作意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活畫出視信無奇來公無所追追信詐也詐之一字則誠有之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薦語簡當可味下即疾轉與漢王商國事妙筆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著計事二字已非一將之用矣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隆準公神情態色躍然可見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看此數語則何之追信實有預謀可知王曰吾為公吾為公妙是不知信語又是責成保任語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亦爽甚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又提亡去為言前謀益可見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何自有大臣識略非刀筆吏所及王許之諸將皆喜此文外形容語不必果然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之戰至危之以着也先下一個欲字及間視不用左車之策又下乃敢二字此皆文中絶大關目蓋韓信大授智勇老于行間為不肯犯險嘗試以冀倖於萬一若左車之策果用信必不來送死左車雖智終讓韓侯一着而信能折節師事之此信之所以愈不可及也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點兵數要着欲東下井陘擊趙點戰地要着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並提出二人爲起說眼目聚兵井陘口聚而不肯號稱二十萬陳餘以兵多不肯用奇計故必先點出兩邊兵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明謂餘非信耳敵手非漫數前功也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只此一句韓信作用俱見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造語整秀不凡此四句言遠征常理下復以井陘道險作一層深明兵法而指畫極了了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此一路抄出其後與戰此一軍堅壘其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分承明畫之極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又有錮之之法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此殆謂彼軍必內叛也作用神密未可明言耳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再點此句應鋒不可當數語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緩得妙要之此直大言欺人意中只是恃其兵多且以逸待勞耳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兵豈在多迂論可笑能千里而襲

車之策果用必不使敵人得知所以為信知者餘方以大言恫喝創虛聲以折之之故耳

我亦以罷極不知惟其遠來故士必致死蓋退一步即無生望也今如此避而不擊大言得妙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顧目前却算後日迂狀可掬不聽廣武君策一句凡三寫連綿而下所以深惜之也當着眼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極寫廣武君處大喜乃敢則信之來實懼懼矣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細寫號令選絕大筆力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第一令却先算結末一着奇幻之至從間道萃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為得如聚沫掛沙一一漓出令其裨將傳

出井陘以決一日之雌雄必無一戰不克而需再舉之理成安君固非韓信敵手而兵之懶與奮亦誠有天淵相去者蓋趙兵空壁逐利前有倖功之樂後無致死之憂則見利而進知難而退而已漢兵則不然力戰則爺敉其生一退則俱無噍類所以一日大戰良久再曰復疾戰三曰皆殊死戰彼懈我奮一以當千又何十則圍

殲曰今日破趙會食第三令并在戰後益奇然傳殲山戰亦疾速都起矣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諸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此必引其空壁來逐之故欲以客而據主之壘兵不得不奇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見難而退行師之常成安所及知者也故不見大將旗鼓必不空壁來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逐疑信耳不在行間故也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笑得與夜半應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致師之法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分作三段看凡三為大戰蓋此日之事至危成敗之機間不容髮無非以見背水一軍之死而致生之妙也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

而倍則戰之有此左車所以早有成禽之慮也

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必至之理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蓋亦戰苦雲深非常鏖戰矣信所出奇兵二千騎敘得明淨左國所無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煞出二千字有力趙軍已不勝寫得從容此所以不能勝人也不能得信等遂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一句寫目中之亂以爲漢已得趙主將矣一句寫意中之亂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收得如疾風捲籜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信於此眞有國士之風有能

岳忠武論兵曰運用之妙有可一心夫心之精微尸不能言也況于書乎漢王嘗以十萬之兵夾濉水陣爲楚所蹙濉水爲之不流此與置之死地者何異而敗衂至此使泥轉信之言其不至顛蹶與尸載胥及溺者幾何矣此總難爲死守副詰者言也

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嚮坐西嚮對師事之此一句急寫干効首尊之前極寫薛信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倍與背同前左水澤左與阻同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此即前所謂趙已據便地爲壁者也信以便地先爲趙據故出奇以刼之諸將終未解此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當面指破爲章句泥儒說法正與成安君所引兵法對着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轉自有深意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

蒯通之論蓋長於論人事而暗於失天時智於見目前而愚於見目後者也張子房一見沛公即云沛公殆天授彼則可謂豪傑矣若信智勇有餘

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韓信用之固妙然而泥其說以取敗者亦多矣不可不知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蒯通大有遠識此段大文字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絕非苟且僥倖之圖借端入港並人之術非眞會相人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先問其術之所主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以二句作陪方不覺成敗在於決斷主意以此參之參之甚深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以說訴代敘事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奇語巧舌千古無兩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反也勸其反漢爲此隱語韓信曰何謂也怪其非相人常法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以下絕不復提相法俊雄豪傑連號一呼遮一作建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此段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小變之見信與劉何必便有君臣之定分也妙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此段即下所云天下之禍也禍慘如此欲信起而定之原非僅爲富貴起見更妙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方分二扇此言楚人已困不足以定天下之禍至於滎陽乘利席卷

而實無君人之度且使果如通言三分天下兩利俱存則天下何時而定於一乎目前之肝膽塗地或得暫休異時之暴骨枕骸竟無寧息漢之爲漢固未可知而韓之爲韓恐亦難長時也然其危而不安之語則切矣

韓信下齊之後漢王方困于成皐且夕望救而信乃擁兵觀望遣使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怒罵良平躡足而有寧能禁信自王之語漢王之忌信至矣此時主為漢王臣為齊王楚鋒方銳而漢以兩王分居臣主之分安在信猶自謂不敢嚮利背義恐亦難以欺天下之豪傑也迫騎虎之勢既成而顧以推食解衣之私謂為厚遇虎狼入穽投肉餌饑事機可乘揮戈恐後者也而信終不悟豈非天奪其鑒乎故通之為信謀者真所以救信于死也引陳餘文種以為言守猶曰從容圖利而已哉危哉信警哉通矣

威震天下勢似強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楚所以困於京索之間者信扼漢之也便見制楚之權者在信此言漢王多敗亦不足以定天下之禍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勢本弱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漢所以傷敗不支者信不救也又見制漢之權者亦在信遂走宛葉之間葉古木作棄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總承上二段言楚漢俱困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此仍應到使天下無異之人數句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一句直衝到信好筆力好局段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東上數段語勁而簡一字增減不得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知一時難決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前後凡用無數波瀾而主意只一口喝出于此賈太傅治安策絕類此文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此又三分鼎足後作用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有餘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應歸定天下之禍句較正題目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此却與酈生建策立六國

相似若果行此未免樹兵矣　案齊之故舊境有膠泗之地收膠東泗上以益封懷諸侯之德倒句法言諸侯懷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說到揖讓仍照定息禍言之亦未免言之大易蓋敵動之極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此本策士常談然以語韓信則最確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信之暗于事機在漢王術中而不悟如此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言如古箴銘樸至可味吾豈可鄉利倍義乎公之嚮利久矣安能使隆準忘情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爲得怪說可救自以爲三字妙甚言自見爲善而他人殊未見爲善也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悞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引張耳陳餘一案只破他遇我甚厚語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餘耳之事隙始于餘不救耳然耳實先負餘觀蒯生述來更自曲直了然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不但笑餘亦兼笑耳只是笑其好之不終也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此亦通概言之即通之說信蒯漢何嘗不是人心難測但不早爲計則我不負人者人終負我故必爭先一着

耳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妙語透極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悞矣應還悞字格律甚緊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種蠡一死一隱文蓋大概言之古文如此者甚多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韻語此數語找足功臣特於交友外添出有意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一層特愛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一層盡忠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二人統指願足下深慮之深慮比前熟慮又切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此以下專就功高不賞言之在韓信臣爲萬金良樂若以概話古今功臣則非也人臣但患不善居功耳豈曰功高必不利于身乎洵如通言則挾危定傾之際爲人臣者必將留不盡之力以自爲如明末左寧南擁重兵而養寇以自重其罪有不可勝誅者果善於居功如諸葛武侯郭汾陽豈患功高而禍至哉

韓信自負功多故漢終不負我不知信之危正以臣其功多也特枚舉其功言之可謂說之極工者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脇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總承而略不世出者也此非贊其能事正是窮其禍根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戴字挾字持字正如身有贅疣象有齒犀有角皆身之害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說到此處不由人不毛骨寒監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危字比深慮又切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

史公贊中但以學道謙讓為信所少蓋有識之言也

吾將念之心已動矣而不能決天奪之鑒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不容蹉過之謂候聽過少縱即逝之謂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此二語寬一步言除非聽之多失旨而計之非萬全或可紛亂于中而不決今我所陳則本末燦然一無失者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此段細微之事以譬其駑馬戀棧之思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申明厮養儋石二句意智誠知之決信非不知只是猶豫顧惜耳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此語是項門一針故曰

成敗之間間不容髮信果不欲倍漢亦無所用其猶豫猶豫者心已動之詞也縱不倍漢已非純臣矣惜哉

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蹐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排之後忽引長一筆妙絕文情此言貴能行之單繳弗敢行者句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詞畢矣獨提一時字歌吟而警之態色聲情俱臻絕品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此是不信徹言之意遂謝此是正意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

漢異姓王至被恩寵者盧綰至忠謹無過者吳芮其他所誅滅雖未必盡當其罪然亦實有以自取也綰之恩遇又非芮所敢望則苟其純白乃心恭順守節當亦不必遂有敗亡之禍無如信越之死皆出牝雞逃聽寒心聞風股慄不得不為三窟自全之計平使布衣昆弟之

韓王信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一路寫親厚殊絕筆墨複沓而各極變態文之最穠至蔥蘢者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多一也字便饒恣態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偏能總束一番復賀兩家羊酒倒前句雖小處必變化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常隨出入上下常侍中常出入臥內一意而文亦三變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

歡變而為走越亡胡之勢綰誠孤恩漢亦負義此無他呂雉有以毆之而小人復以謀身之私智煽之也為人臣者尚鑒之哉

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舉第一等功臣以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獨此封註一句蓋咸陽秦之故都以之為封盛大莫與京矣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先云五年冬下乃云七月八月等事蓋漢以冬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微改朔而不改時也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原敘法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

從來邊鄙要害之地不以王異姓此人主自守邊之義也燕王綰亦以親幸殊絕之故托以獨當一面耳然人臣無外交而況與匈奴陰相往來耶使不反亦非中國之體況卒至於反耶

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盧綰初無特建之功何以得與信越等並妙即常從二字槩括一生寵遇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又闕一筆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豨王代在燕之西南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本所以絕其聲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只從張勝切已處說入可見小人之情原非為主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無據之談今公

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
又說到張勝切膚之危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寛
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此雖非人臣所當言然爲燕謀固亦忠矣
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以避嫌疑亦妙燕王
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
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後終
得歸身于胡未必非勝開之此着未可深而陰使范
詆至陳豨反賊而與之相通則謬甚矣
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
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

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此處綰已有當誅之罪高祖使使
召盧綰看高祖之意終未肯廢綰然綰至此殊已綰危道使歸身于漢恐終亦未能死全也
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
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綰無能反之資只是懼死使高祖能諒其隱微
之關內列爲徹侯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
雖至今存可也
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
病屬在呂后所見固是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
及大功臣卽稱病亡匿可僥倖久存耶謀之不臧甚矣遂稱病不行其
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

有起處許多稠疊怒罷即不得不生出結處許多宛轉餘情令人讀之而望古遥集君臣離合死生之際有鳴咽感慨而不能已者傳中之絶唱也

相負如此不得不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前迎之不至此時未必果有此意然寫得妙〉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東胡王也因其姓加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餘音嫋嫋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寫得終有家人婦子之意眞是好筆高后竟崩不得見其情不得遂轉益終鬱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

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前半幅未曾寫酈生一毫實事只曲描英雄相與之初始如霄壤繼如針芥而高祖酈生神情俱活如欲寫酈生自薦却先寫沛公時時問騎士則沛公之精神不為生掩也既有沛公問騎士又寫騎士未肯薦酈生則酈生之精神不為沛公掩也至於長揖不拜輟洗起迎宛然見當時交接之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連載地名便伏下線索如此等處皆不草草不能謀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而獨為里監門欲以陰識天下之豪傑耳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酈生一生負氣起境便與人不同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已至其里而未聞採訪賢士酈生自問之與後對看酈生問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但在陳留郊不但未至其里亦尚未入其邑此一段妙文純在沛公麾下空中撮出不然即直從高陽傳舍寫起矣

景益頌上二臺傳
逐矣

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寫得不同此問字與酈生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問諸將對看空中妙文聞沛公慢而易人與好苛禮反多大略與自用反此眞吾所願從游亦與深匿反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自薦語奇妙絶人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正在拉雜得妙宛然畫個小影恰與慢而易人多大略七字合拍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自有一輩溺器在與人言常大罵先逗一罵取致未豈眞不好儒哉酈生明自謂非狂生而騎可以儒生說也士眼孔固難與深言也酈生曰第

酈生以游說爲已任然生平亦無甚奇特功名說下陳留而成名說下用齊爲韓信所賣而身膏鼎鑊矣所差强人意者而公不爲若更言一語負氣到底不枉此高陽一酒徒耳故史公全傳只是描其骯髒

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省而亮沛公至高陽傳舍敘次地名皆有線索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寫景處所以發明沛公之大度與酈生之負氣並非閑筆酈生入則長揖不拜骯髒落拓有氣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問得奇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快甚總是率眞大度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摸不着頭路不得不罵却非慢也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負氣骯髒口角如畫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以上只是沛公酈生作合之始事

酈生因言六國縱横時檃括得妙稱其為人如此足矣浦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六國合縱連横俱是說客本領蓋生業已將遊說自任故浦公直問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言何處起手也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入字探字妙寫得孟浪之極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自為陳留人亦只從近地展布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與强秦探口特特相反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此俱是為監門時即不聽足留心打算停當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兩存其計妙蓋酈生于此原無奇特只如此了之虛者既實實者乃反虛也於是遣酈生行浦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攻漢書陸賈初從高祖時嘗奉使九江王以家鄉在楚即降楚不復思漢識昧於擇君而情溺於懷土初無豪傑之略乃其後卒得拔身還漢終富榮名從容壽考類能以智謀自蓋前愆大史公於其初之孟浪則諱而不錄於其終之佚樂則書之不啻口出虛實錯互瀾然成

號酈食其為廣野君略寫已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先下斷案語與他傳特別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簡妙以其不足書甚也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事在中國未定前追書之不必太明晰也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不暇計姑以虛名羈縻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初寫得尉佗如鹿豕不可狎方顯得陸生辨捷出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開口妙即此一語已箝住尉佗矣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此只責其自弃於漢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美篇爲真良史家法也

禍且及身矣此三句方爲利害關頭提綱且夫秦失其政看其逐節布置井井有法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先言其理至順此意輕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正對區區越句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次言其力至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又統言獲助於天曉偏強人不可少此意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尉佗霸有南越在漢未有天下之前非漢人所得而討其罪者不助天下誅暴逆句極有體不然必不足服佗之心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此正意亦只略道之蓋迺本無臣主之分故也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四字妙不可易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方發明禍且及身語切骨眞好辨口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不言漢誅之却言越殺王降漢令其內顧自生疑忌妙妙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便只是認中國人不更辨他語屈彊而有意思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本不服漢天子語却問得有次序陸生曰王似賢奬一句妙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喘喘逼人陸生曰皇帝起豐沛以下六句正言高祖之賢然却折不倒尉佗之盛氣故略言便尉佗英爽濶達殊有君人之度漢廷諸臣誠無出其右者且其言曰越中無足與語得一陸賈遂謂日聞所未聞亦可知南越巨寮俱極瑣賤則以佗之氣局誠得良平輩爲之輔勝於項而埒於劉誠何待論此時實以新造之國難以爭衡又以墳墓在漢故姑示遜以胥後效耳雖有奉約之虛名仍不改帝制如故漢固不得過而

問之也陸生拏定中國憤慕以動其天性指出新造未集以見其病根直直透肯綮之論他內識其意而絕不與辨解人哉此所以悅之深也

止下乃全以弱形勢奪之

強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只是一個中國之大累累說成一串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只是鄙其蠻夷便當不起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尉佗大笑曰人笑妙是服是不服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倔强有意英風凜然正復大酒落迺大悅陸生玩其意並不肯服陸生却又大悅之妙人解人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顧盼揚眉非常與

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此等處甚不滿人意史公寫來轉成高贈文能榮人信哉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起得波峭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此一語下作兩面破之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接口甚捷自是滑稽之雄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策士習氣不足深辨若眞謂湯武逆取則害道不小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謂滅亡于趙高之手一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如此則馬上伎倆通無用處更破得盡致鄉使秦已并

心言呼萬歲者皆慶幸之意因高祖善陸生之說則其將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也故幸而祝之左右將順之美不可忽過

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亦錯落有奇致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標題疎莽正自雅稱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自具詩書種子左右呼萬歲太裝點號其書曰新語即開所未聞意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有口二字即從篇首川來而陸生即閉口而退寫來有深意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以家居二字領全段可以家又我足家居之地妙筆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

以欲王諸呂起以諸呂擅政接中間藏過六七年事務却以家居飲樂迷離掩之雲開月現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纖悉明盡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三句即陸生自己貧貨也爲所死家一句伏脉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常來過從如此若卒於某男之家即以車馬寶劍侍者與之一歲中往來過他客卒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此句素無確解蚩謂句中明有他客二字蓋在其子則十日而更若過他家則一年中不過二三來往不欲數見不鮮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是陳平隱衷常燕居深念陸生

別是一天陸生固奇而非此奇文亦安能馮出

陳平周勃嘗佐高祖定天下恭恭之誼當素講矣何至此時待陸生書策而始和調耶蓋高祖遺命蕭曹之後可相者即推平勃

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入坐而平若無見此正寫深念之景入神處或謬以不時見爲不亟出則直入坐三字既無着落而何念之深一問亦無來由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有景有態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數語絕大見識遂爲千古不朽名論生千歌舞飲樂時知其熟籌而靜俟之者久矣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

而平于王諸呂之際頗失于阿諛呂后勃必疑其心而不肯與之共事矣勃既疑平平亦患勃將來之禍有不可言者陸生窺見此隙而亟勸調之實稽謀之殊絕而安劉之功不在周勃之下乃有而不戶卒以樂死生之驩節真過人遠矣

言周勃何爲戲侮陸生蓋勃少文而陸生時時稱說詩書勃之易賈郎高祖馬上得之之見耳又著此句方見陸生大可意處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結歡之具不過如是知兩人於呂后朝一向冷淡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以斷語結甚奇陳平乃以奴婢百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按歸陸生本傳恰與此時好時家居一副筆墨故妙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仍家居未嘗在位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卽前所畫計也略繳已足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

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
比諸侯皆如意旨後之使越實文帝一書有以柔之非賈特建之績故云如意旨最得體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好結有深意
酈陸兩生皆以舌佐命然酈以負氣興烹陸以委
蛇壽考史公合而傳之於酈則詳其始見之時一
腔英偉於陸則詳其病免之後無限高超意蓋以
人生斯世隱見無常險夷難必能合兩生之始末
而並有之庶可無憾矣不然則漢廷臣子壽終者
多獨大書於鼎烹者之傳後此何意哉

叔孫通古之鄉愿也忠信廉潔時復似之而壞人心術亂敗經常固已不淺漢世以此子為儒宗治之雜霸不亦宜乎王莽鼓其穿窬之才盜竊神器而舉世恬然不以為恥凡以希世之餘風中乎隱微深痼之間而胚胎日壞也余嘗有文極論之姑約其旨於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大彭城襲楚之時叔孫通降漢王
叔孫之降蓋不一而足矣下特云因竟從漢反者前此從人之皆不終也漢王敗而西因
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
製漢王喜先從細處寫一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
希世樣子在前希世樣子在前寫盈壯士進之
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
此是一段大章法乃希前罵後大喜鄙陋可嘆
世度務中之近乎理者弟子皆竊罵曰
極醜之事而津津寫出觀其弟子事先生數歲幸得
而知其先生極不滿叔孫生處
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度務之言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市道口角直說愈妙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取嗣音稷下之義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伏一筆正見其希世絲費苦心在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可見已不盡用叔孫所就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悉與後劉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必插此六字筆端有眼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度務之言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重在魯諸生因以弟子附入巧便處

先輩多病史遷輕名節而進奸雄如甯橫之二客魯之兩生皆趨軟絕塵之士而史並失其名殊可惜也禮樂之事固難倉卒然使賈誼仲舒之流亦必粗可復古今觀其言曰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則正夫子所

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其言不必甚謬自通言之則希世之吻如書以上下文勢相湊而成也此則妄甚臣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千此古禮樂興亡一大關目須着眼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古朝廷禮天子皆有儀自漢以下下有儀上無儀矣皆此言啟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儒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眞高世之士而世或以訾謷拘滯之人非也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可見禮樂非此人所能識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兩生不可謂不知禮樂之本者也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叔孫所就者苟且之朝儀原說不得禮樂兩生責之亦似過當然其言則粹然無疵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連下五句如手咄咄不屑之狀傳神妙手叔孫通笑曰强顏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含糊得妙當以不甚解解之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不偏狥其弟子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亦希世手段習之以茅置蕝爲朝會之位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應試爲之語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令習之以就元日大會蓋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也○肄亦習也音異漢七年長樂宮成

古者君臣之禮相去不甚懸絕立見羣臣郊勞宴享伯父伯舅之稱敬慎有加至於拜上者驕下堂者替而積重之勢不得不矯枉而過正焉至於漢初頗濶畧簡易一革亡秦苛習正可參酌古禮而求其中乃叔孫通徒以高帝之難之而遂痛繩其下而不復拘其主是朝儀法酒皆爲臣設而

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一段朝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寫漢官威儀亦甚肅穆要是史公筆力之整贍耳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幟同傳言趨殿下郎中俠夾同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此儀蓋至今仍之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朝事畢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寫情一句至禮畢復置法酒一段宴酒諸侯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

君不與爲君爲臣綱君無禮而何以責其臣於此叔孫希世之罪萬世莫能逭也

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宴事畢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分頭二段甚明畫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以此一語結禮樂是嘲是笑是贊是嘆任人自領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看其委蛇之致處處如畫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正與東漢桓榮自言稽古之力意思相反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一官一金遂市聖人之名而知要務句却妙

季布傳史公贊中獨反覆嘆息於始之爲奴朱家自重其死處故起一段亦極意描寫比游俠傳尤覺有精神而特以能推剛爲柔先下一句斷語然既將其柔處寫得奄奄欲盡勢必再將其剛處特一振刷之方顯得始之貶損大有深意故接手便將延折樊噲語寫得毛髮欲豎此相救之法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八字一篇之綱直貫至末項籍使將兵另提法非接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任俠者以氣類相感寫周氏朱家皆極生動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先自剄亦不能汯季布直激之耳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周氏自知不如朱家權力能脫季布之難故嫁與之正其能用朱家處兩個必知對照眉

也不然呂太后朝平勃輩皆無恙豈不容參一議耶此等處俱要於書縫中識得

字燦 酒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只九個字處分極妙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軺車賈人之車蓋微行至京師朱家又能用滕公因謂見汝陰侯滕公留朱家飲數日滕公曰看其緩急中程好作用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口開有致滕公曰布數爲項王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接口又別俱有針路蓋早伏忌壯士資敵國一意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此一層正理開釋項氏臣可盡誅耶即用一層刼制言外便有許多壯士在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先輩或謂朱家脫季布布顯達後不聞有以報之爲布病不知此數人皆大俠可以尋常報施論哉

不廣也又用一層正理開釋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然後說出主意純用刼制之法蓋不如此即老生常談不足爲俠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此語不無過火然大俠口君何不從容爲談却不得以尋常律之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應前必知意季布匿其所滕公亦俠朱家不投他人而獨投滕公固亦氣類相感耳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雙收整贍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

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書有以所有易所無之語蓋犬羊挑釁之端）呂后以私憤欲用兵敵季布折之爲是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着此五字反襯季布剛直）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語勢斬截是負氣人）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面欺面諛平分直下文有似而實橫者此類是也）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所以便謂可斬意而頗工是）時毀上皆恐（反映布之負氣）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一人折之而舉朝莫敢抗其氣如此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折樊噲不足爲季布生色只是形具剛論已詳于前）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毀語亦恰當）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此段又說得宛曲條暢與樊噲語不同豈更事久而粗豪漸化耶）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嚴嚴大臣之言深達治體非復俠氣之常）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飾詞亦媚有致）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辨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

（布傳凡列三段段段皆虛無一實事在內只起處摧剛爲柔是其實事然讀之生氣勃勃愈見史公點染之妙）

戰國時多遊士皆拱揖于君公之廷取卿相如探懷而得也漢興四海為一此輩無着落處遂有曹邱生一輩久出觀其求書廉所納賄招權宛然

善歷舉其生平所以深病季布之卒爲所中也

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始則戒人而終不能自禁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早被渠看破病根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季布早入其掌握中不復以爲意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只此一片諛唇令人不復自且待然季布於此然是可笑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親之又引而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又招而遠之季布乃

近世抑豐容矣乃知此風實始于此此亦可以觀世變也嗣此而梁園詞客陳豨後車接迹于干古矣

復未附季心丁公二人以季心正陪布之勇以丁公反映布之忠皆是極寫季布處

高祖名為大度而恩仇之際實不能忘知季布雖齒初實欲誅之以屈於公義而止又如戛美小怨而終不忘情于丘嫂他可知

大悅引入何遽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亦復說出一串與前相應不必然也姑以綰住篇首有名於楚故耳

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二語相反而聯筆寫出乃見俠處

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商灌夫籍福之屬以吳中豪傑聯貫出之妙有雲煙之氣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又以酷吏見憚爲負氣嘗照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雙收極見筆力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曰母弟得聯絡之巧非漫然附見者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丁公短兵急接之時窘迫可知雖以謾詞倖免而怒之者實深故因其來謁而斬之其本心未必果責其不忠於項王也不然何以不并誅項伯乎

西短兵接簡語危情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急中妙語妙在不甚可解故奇耳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可斬在此一謁儼然賣主求榮之意亦特與布之逃匿相對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語頗矯强而意甚暢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欒布極敘一生大節在吳越一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辛苦案故傳即托始于越窮爲保爲奴亦暗與季將軍廣柳市相映凡合傳多有閑中覷射之妙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于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以上歷敘窮約簡而能詳而有無數事他人無此筆力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遙遙相赴寫得情深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不直云謀反而但言漢召而責之自中有眼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特着此詔明布之非不知而誤冒干死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奇景烈蹟更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

反明矣亦即强責以罪聲口趣意之方提趣湯寫危急之中躍躍欲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此句妙蓋彭居梁地與漢合從本屬友邦原非臣主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一則字一字一虛一實只易一字耳奇筆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壯之詞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此皆彭王所欲吐而不及

蒯通以韓信之黨被責但以禁大呼堯自明其心欒布以彭越之黨就刑獨暢言越之功烈深明越之心事及其自言則又不過君亡與亡絶無挾避蓋一則辨士之雄一則忠臣之義通志在于免戮故其詞遜布本不欲求生故其語激不可同日而論也

吐之語代爲暢言可謂知己矣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只此一筆自明心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私忌奪于公理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史公意亦只是發舒窮阨之氣耳語似忼慨然不可訓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益不可訓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有德於民可知却寫得簡甚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季布不詳其卒欒布并及其嗣用世家體亦變體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季布傳娓娓附以數大段論布只得與故主一節前後皆以簡括語脩載始末蓋前傳雖紓徐而虛後傳雖簡促而實此中相生之妙當意會而不可言傳也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見其以勇顯之難方是貞勇身屢典軍寨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此贊全就幽辱處寫自已一腔鬱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已塊壘故獨宛曲盡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爲有所用其未足一句在胷中便勾出一篇充滿文字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特特令傳之意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傳始末不詳特深感其爲奴不死一節深服其摧剛爲柔一念便將自已一腔蓬勃俱要發洩出來只是贊中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一句爲一篇報任安書骨子既有用所未足之言不得不於其歸漢之後出力渲染以見其未足之實然細玩赦布之後高祖朝既無可見呂后朝只是折樊噲用兵匈奴一語文帝朝只是恐以毀譽窺上一語至曹邱面諛變怒爲悅益復出醜總之無一實事可書而纔纔數百言讀去却甚豐茂此以虛爲實之

妙也欒布傳徹始徹終無事不載然如吳楚之軍功燕相之惠澤俱引而不發此以實爲虛之妙也此皆古人精意所在故摘出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